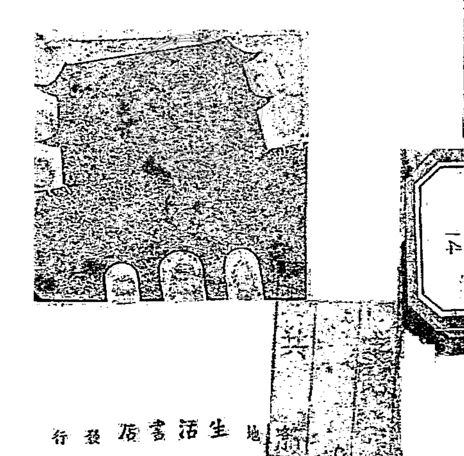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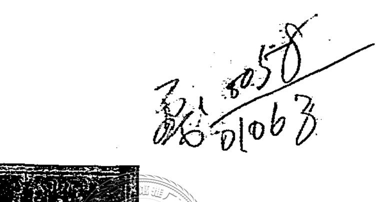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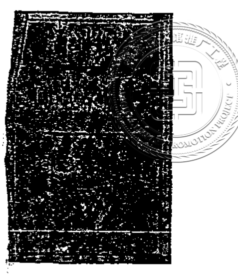
舊關之戰



地生活書店發行





舊關之戰

宋之的著

各地生活書店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二月

舊關之戰

每冊實價壹角伍分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宋之的

發行者 生活書店
上海福州路
漢口交通路

分店
廣州 梧州 西安 桂林 重慶 長沙 成都 貴陽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初版(漢)

目錄

序

這兒的兩個劇本，都是在流動演劇時的急就章。

「黃浦江邊」是上海救亡演劇隊第一隊同仁集體創作，「上海戰爭」的第三幕，由我執筆的。「上海戰爭」雖說是個三幕劇，其實是每幕都可以獨立的。所以這個第三幕，以後在開封、洛陽、西安、鄭州等地，便改了名字作爲獨幕劇上演。當時參加創作的人有喬楫琴、馬彥祥、王震之、翁克踏兄，我們大家都一致的落重那最後一場「大快人心」的結尾。但其後有一個朋友批評我，說「黃浦江邊」的結尾太有些「出氣主義」，使人有不盡真實之感，這我是並不同意的。

有人曾經對有些劇作之描寫奴隸的悲慘遭遇發生懷疑，以爲過份誇張了悲劇的效果會引致一種不良的影響，其實這也不盡然的。嚴格的說，所謂悲劇，在目前的演劇運動裏，是並

不存在的。檢查我們所有創作裏的人物，並沒有一個結局是毫無所得純然失敗了的英雄犧牲常常是伴了更偉大的勝利希望而來的，所以其影響也就永不會湮滅。但影響雖說是强烈，在演劇的當時可常常是使人窒息。在層層的現實悲痛遭遇裏再加一層，其複映的結果常常是使人不能忍耐。所以一種真實的喜悅，一種必勝的信心，在我們尤爲需要的。「黃浦江邊」便是在這一企圖下寫作的。在長期的旅途中，第一隊每次上演這個劇本，都博得强烈的狂歡的反映，因爲這劇本裏自然存在着一種情緒上的真實，更何況類似的事件，在戰場上又並不是不存在的呢！

「喬陽之戰」是描寫國軍第三十八軍敢死團的奮鬥爭取勝的，這劇本有事實的根據。感謝該團的團長李振西先生及他的熱心的秘書李唐民先生，他們書面上及口頭上爲我提供了許多可貴的材料。寫作的時候，我對於他們那壯烈的事蹟有着無上的尊敬，對於那殘傷督戰的李振西先生以及他那三千多健兒的此仆彼繼的精神，更充滿了感激的心情。所以未敢絲毫的更改那事蹟的真實性。

寫出以後本來很想單獨的爲敎導團那殘存的兩三百士兵演一齣的，但他們又很快的調往他方去都走了，所以我的志願終未能實現，這或會成爲我平生的遺恨吧

一九三七十二月十六在漢口



黃浦江邊（獨幕劇）

地：浦東三號碼頭

時：夜九時。

人：禿頭阿三——水鬼，瘦骨嶙峋，四十餘歲。

朱阿七——水鬼，強壯，三十二歲。

沈地巷——前綫視察員。

中國兵——甲、乙、丙、丁……

日本小隊長。

日本兵——甲、乙、丙、丁……

便衣隊——甲、乙、丙、丁……

景：舞台右部為碼頭烟霧朦朧中可見停泊江面之日商船頭窗及桅桿上懸太陽旗燈光隱約，舞台左部及台前置有麻袋等防禦工事。

開幕：開幕時砲聲隱約可聞，空氣異常嚴肅，碼頭上荒涼無人。台後隱約傳來不成調的歌句，禿頭阿三身上背着簍子，板斧及鉗子等等他一面低低的歌唱，一面就着酒壺喝酒，彷彿絲毫沒有感到戰爭的威脅。越唱越高興，竟然輕輕高歌起來了。（便衣隊甲、乙、丙……突然從麻袋後搶出）

便甲：站住！

（禿頭阿三突然吃了一驚，歌聲中途截止）

便乙：別動，你是誰？那一國人？

禿：我呀，請你看看我這一顆頭；一根汗毛都沒有人家都管我叫禿頭阿三我自己可常自比翻江鼠，一年三百六十日，總有三百天我是浸在水裏，道道地地的中國貨。

便丙：哦，你是個水鬼呀！

禿：不錯，被你給說着了，可是我要告訴你，我這個鬼跟他們那些鬼可不同，我這個鬼是一肚子熱心腸，他們那些鬼可一肚子是壞心眼，比閻王還兇，比判官還惡……

便甲：少廢話，你怎麼到這兒來的？

禿：你怎麼到這兒來的？

便甲：我？我們有事。

禿：我也有事！

便乙：你有什麼事？

禿：你有什麼事？

便丙：（冷不防把禿頭抓住）你是什麼人漢奸還是探子快說

便甲：別管他，搜搜。

便乙：搜！

禿：別忙，我有通行證。

便甲　在那兒

禿：這兒，這兒。（指口袋）

便乙：（從口袋裏把通行證取出臨燈看了一遍）哦！你是。

禿：是的，是的，你看，現在你明白了。（便衣丙把禿頭放開，稍停遠處有炮聲）

便乙：眞奇怪，砲聲越來越遠，大槪是鬼子們眞是快敗潰了！

便甲：不是害怕了！

便丙：害怕，哼，你還沒有見過他們對老百姓那股兇勁呢！

便甲：只是對老百姓，對沒有武裝的老百姓，對沒有抵抗能力的難民們，他媽的……

禿：這話不假，前天哪，哦，是大前天，我從閘北逃出來，我們一羣一大羣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一邊躲槍彈，一邊往租界裏逃，逃呀逃呀，碰到幾個鬼子兵，看樣子是在前線吃了敗仗，逃下來的，本來已經不成樣子，可是一看見我們，那股勁就大了，用槍刺子這麼一搗，爲在前面的就都倒下了。他奶奶個熊，有一個小孩子，嚇得一哭，他們便連小孩子也用

槍給打了。那孩子才九歲，九歲呀，孩子的媽仆在孩子的身上也不哭也不動就像跟孩子死了一樣，他奶奶個雄，祇這一件事我禿頭也要跟鬼子拚命了。

便乙：你什麼時候動手呵？

禿：動手嗎？也就快了！

便乙：你不怕嗎？

禿：怕，怕什麼？怕屌，我禿頭也看透了，日本鬼子打過來的時候，也絕不會因為我是禿頭，就不要我的腦袋，到那時候，想活，可就難了。趁着沒被砍了頭還留着這們一口氣，我就得盡我的力量，我非把鬼子殺他幾個痛快不可！

便甲：好！老兄，有種！

便丙：連你們老百姓都這樣盡力，我們當軍人的更非跟狗狼養的拚死命不可了！

便乙：對了，我們是除了拚命就有第二條路可走。什麼中日親善，共存共榮，狗屁！等到中國人都做了日本人的奴隸，還能講什麼親善嗎？

便丙：這能講什麼共存共榮嗎

便甲：哼！

（禿頭東張西望）

便乙：你望什麼？

禿：我望我一個同伴

便甲：你們一共幾個人？

禿：八個人。有幾個在別的碼頭下水，我跟一個朋友在這三號碼頭。

便丙：就算這三號碼頭，離那幾條商船最近。

禿：可不是。可惜卅艘艦跑了，要不然我倒要碰碰它看它倒底怎樣？

便甲：你別小看這六條商船，這上面裝着幾萬包米呢。

便乙：幾十尊炮。

便丙：還有幾千鬼子兵呢。

便甲：並且告訴你吧老兄他們還打算在今天夜裏登陸呢

禿：登陸，他們就死了心吧。我非讓他們全都見了王八不可！

便丙：怎麼你想把他們這六條商船全弄沉了嗎！

禿：不全弄沉，還給他們留下一條嗎？

便丙：不，老兄，我們的野心也不能過高，要是沒有全弄沉的力量就弄沉一條兩條也是好的。我們能够毀掉敵人一條船就是減少敵人一份力量，我們就有一份勝利的把握。我們要穩紮穩打，得一步就進一步，那怕戰事延長到三年五年十年八年也不要緊，要勝利就該是真正的勝利，使得日本鬼子在中國的巢窩絕了根斷了種。

禿：你們不說鬼子要登陸嗎？要真的登了陸……

便甲：我們就把他們完全消滅！

禿：哦！（懷疑的四外張望）

便乙：你以爲我們這幾個人力量不够，是嗎？告訴你吧，這前前後後左左右右沒一處沒有我

們的軍隊只要他們一上來……

禿：（領悟的）我曉得，我曉得！

便乙：可是你們那位朋友怎麼還不來呢？

禿：我也奇怪啦。

便丙：不會不來了吧？

禿：不會，不會，不會。我的這位夥計呀，別看他年紀輕，本領可比我大，這種本領啊，真是翻江搗海，比我强。你就是把他五花六綁綁個結結實實，扔在水裏，也淹不死他。他在水裏可以住三天三夜，睜着眼睛可以看十丈遠近。你想這些船還有活命嗎？

（禿頭焦灼的向兩傍張望，大聲的吹着口哨）。

便乙：（厲害的）別吹哨子！

（禿頭還沒有來得及停止，船上已經搶先的向岸上開了一排槍。）

便甲：快，臥下，散開！

（禿頭與便衣等均急忙躲麻袋背後半天禿頭探出頭來慢慢的走出船上又是一排槍，禿頭又躲到麻袋後面。）

（半天無動靜）

（來人偷偷溜出）

禿　好險呀！

便丙：老大哥這一點你可不行呀在這種地方千萬不能吹哨子。一吹哨子，鬼子就知道我們是打暗號的。

（稍靜，遠遠的有一個人悄悄的偷上）

更甲：站住，誰？

禿：（急忙招手，）喂，阿七，你怎麼才來呀？

阿七：啊，禿頭老哥，是你呀，可把我給嚇壞了！

禿：你可把我給急壞啦。要是你再等一會兒不來我就要罵街啦

阿七：你就在這個地方等我嗎？

禿：是呀，我等你快兩個鐘頭咧。

阿七：（把禿頭拉在一邊，低低的說）這地方可險透了，方才我來的時候，子彈在頭頂上烏烏的亂飛，一個不留心，就得要了命。並且我方才聽人說，船底下還有電網呢！

便乙：這位就是翻江搗海的英雄嗎？

禿：不錯，就是他。你看，多高，多壯？

阿七：老大哥，你先別誇獎我，我以爲……

禿：你以爲事情在幹不在說，是不是？就憑你們年輕人這份精神也不會亡國呀！

便丙：方才我聽這位大哥說，你先生能在水裏住三天三夜，眞好本領！

阿七：不敢當，不過我覺得……

禿：你覺得我們現在到幹的時候咧，是不是？好，就幹吧，我禿頭沒有別的，年紀大點，總要走在你們年輕人前面，要死我先死，留下你們年輕人好多活幾天，讓我先來……

阿七：不！我……

禿：你還要搶先嗎？有種，老大哥讓給你！

便乙：你老兄眞不愧是我們中國人。

阿七：不，不是這個意思，鬼子們的船底下有電網呢。

禿：就是有電網我們也要拚他一拚呀。

便丙：對啊，我們在前線的弟兄們也全都抱着拚死命的意思，儘管鬼子們的大炮在轟，儘管鬼子們的機關槍在掃射，我們照樣的衝鋒。你死了，還有我，我死了，還有他，他死了，還有四萬萬五千萬中國人。我們非把鬼子趕出中國不可，非踏平鬼子的狗窩不可，就是四萬萬五千萬人都死光，總也要擾得他們不能安寧！

禿：好，老弟，你說得好，你說得好，等到鬼子趕出了中國的時候老哥請你喝一盞，喝一鐘！

阿七：可是人家有電網啊！

禿：有電網你怎麼知道？

阿七：我聽說。

便甲：怕不一定吧。我們在沒打的時候，也聽說鬼子的大炮怎麼怎麼厲害，飛機怎麼怎麼的兇，其實呢，全是漢奸造謠，全是狗屁。

阿七：這可不一定！

禿：（發急的）阿七，你是真的還是假的？

阿七：怎麼？

禿：你要是真的害怕我禿頭就先跟你拚命

阿七：我倒不是怕，我是有點……

禿：有點什麼？

便乙：（調解的）這位老兄你是給漢奸騙了鬼子們頂沒種你越怕他他就越欺侮你，你要一打他，他就要給你磕頭咧。他們倒是有大砲，可是，只會無目的的亂轟，他們倒是有飛機，可是卻只會在四千米以上的天空飛。他們沒有一個不怕打仗的，我們呢，沒有一個

不想拚命的只有漢奸，才怕鬼子，鬼子有什麽可怕的？還不是一個頭兩個眼睛嗎？

禿：對，老弟。你說的對，你說的對。那麽，你說你剛才說的「有點什麽？」倒底是怎麽一回事？你說，你說。

阿七：（吞吞吐吐的）我是有點……老大哥你是知道我的

禿：（賭氣的）我一點也不知道！

阿七：不，你知道。

禿：奇怪，你心裏的事，我怎麽知道？

阿七：你想……

禿：想什麽……

阿七：你的……

禿：我的什麽？

阿七：你的弟媳婦。

傻乙：（不屑的）哼！

阿七：你的弟媳婦她，她……哎，我簡直不敢想。

禿：怎麼，難道是她不敎你幹這件事嗎？

阿七：這件事？不，不，我始終也沒敢告訴她，我怕她知道了難過，方才我出來的時候她追着我直問，你到那兒去，你到那兒去，我看她害怕的那個樣子，我就也害怕起來了。

傻丙：眞是豈有此理！

阿七：我知道你們要笑話我的，可是我，我……

禿：你中途變卦了？

阿七：萬一我這一下去死在水裏上不來，你想她會怎麼辦，她會怎麼辦？我們結婚才五個月況且又有了孕。

禿：那更好了，你就是死了也有後了。

阿七：不，不，我要死了，孩子生下來會管別人叫爹爹的。

禿：（氣憤的）所以你想現在你自己先管鬼子叫爸爸了，是不是

阿七：（激動的）瞎說，我阿七也不是歹種，我阿七也恨鬼子……

禿：分明是個漢奸，還不是歹種。

便甲：朋友你想想看，我們在前綫作戰的軍人，那一個沒有家，那一個沒有老婆孩子，在前綫上慘死的老百姓，又那一個沒有家，那一個沒有老婆孩子？在東四省，在北平，在天津，那些已經被鬼子宰割的土地上，千百萬的同胞，又那一個沒有家，沒有老婆孩子？難道你的老婆孩子就這樣的值錢嗎？你的老婆難道不可以跟你一道上火綫嗎？等到鬼子真打到你的家的時候，你的家還保的住嗎？你的老婆還保的住嗎？

禿：對呀，是呀，我們這八個人裏面難道就你有個媳婦嗎？

便乙：朋友，放明白點，我們中華民族的復興是要我們中華民族自己的血才會換來的

禿：跟這種漢奸講什麼，我以前白抬舉你了。算我瞎眼，我走了，你回家抱媳婦去吧！

（他急忙的跳到水中，阿七始終一語不發，彷彿內心激動得很厲害，這時忽然大呼「

等等我！」）

便乙：怎麽，你想開了嗎？

便丙：（指江中的船）你們看船在動了！

便甲：鬼子們已經在準備了，我們躲開吧！

（三人欲下）

阿七：等一等。

便乙：哦！

阿七：（沉重的）我也要去了

便衣等：…………

阿七：要是我死在水底下，請你們千萬到我家裏去送一個信……就說……我已經……我住在周家弄十六號……我的媳婦叫……叫阿桂。

便甲：好朋友，放心吧，要是今天這一仗打下來，我們還活着，我們一定把信給你帶到！

阿七：（欲下又止）沒有，沒有……她叫阿桂（躍入水中）

（四人稍靜）

便甲：你們看，當中那一隻往這邊游來了，弟兄們我們等着幹吧！

便乙：我們一定再捉幾個活的。

（三人下）

（稍停，一日兵隊長携四日兵鬼鬼祟祟的上）

日兵甲：還好，這兒什麼人也沒有。

隊長：（向日兵甲）喂，你去看看，前面有中國軍隊沒有

日兵甲：（猶豫不前，終向日兵乙）喂，你去看看前面有中國軍隊沒有！

日兵乙：（更爲恐懼向日兵丙）喂！你去吧，看看有中國軍隊沒有？

日兵丙：（向前走了兩步，終於莫明其妙的退回來，向日兵丁）還是你去吧！我給你巡風！

日兵丁：（嚇得不知所措）我……我……

隊長：（大怒）混蛋難道還要我去嗎你們四個都去跟我……我一個人給你們巡風！

（四兵無奈何的走向前去，一會兒就揑着一把汗跑回來。）

隊長（作一個要跑的姿勢）怎麽樣？

日兵甲：前面一個敵人也沒有！

隊長：（立刻威嚴的）我早知道一個敵人也沒有，沒有道理，中國兵看見我們來，都嚇跑了好，現在我們可以回去交差了。

日兵丁：可是隊長，我不懂，我們從東京動身的時候，不是說帝國軍隊已經佔領了上海，我們是來接防的嗎？

隊長：所以中國兵才一個也沒有

日兵丁：那時候上面有命令，說中國兵已經退出上海了，

隊長：可是他們也會……

日兵丙：難道是又反攻回來了嗎！

隊長：胡說帝國軍隊佔領了的地方中國軍隊還能攻進來嗎？

日兵乙：那麼爲什麼？——

隊長：沒有爲什麼！不准亂問。

日兵乙：是！

隊長：不過——我也有點奇怪，一向以爲不値一擊的東西，這次彷彿也厲害起來了！

日兵丁：我們就是想請隊長說明——

隊長：我不說，這是策略的問題，策略，懂嗎？

日兵丁：………

隊長：帝國天皇是沒有錯的佔領中國是我們的職責！別的，我們什麼都不准管，信賴天皇，這是我們的義務。

日兵丁：是！

隊長：（突然大驚）那是什麼東西？

日兵甲：（也吃了一驚）彷彿有人在動？

日兵乙：進到我們面前來了！

隊長：（恐怖的）臥下，趕快向菩薩祈禱！（大家均臥下祈禱）

隊長：退！

（大家向岸邊退）

隊長：彷彿有槍子響！

日兵丁：（站起來）隊長，什麼也沒有！

隊長：（驚異的）咧！

日兵丁：四面都很安靜的確什麼也沒有

隊長：（也慢慢地站起來）果然，果然謝菩薩保佑！（突然嚴厲的）方才是你們誰起頭的？

日兵丁：是隊長！

隊長：誇張！怎麼是我？分明是你！

日兵丁：（向甲）是他！

日兵甲：我……我？

隊長：這簡直是我們帝國軍人的恥辱！

（大家應「是」！）

隊長：（神氣的）週圍都很安靜，一個中國軍人也沒有，帝國軍隊可以快快活活地登陸了。

好，歸隊！不要害怕！

（衆人應「是」！）

隊長：不要害……（可是他先跑了，四兵亦逃下）

（台上靜寂）

（從北四川路一帶傳來稀薄的槍砲聲。）

（便衣甲隨一巡視員上）

便甲：他們兩個人都是從這兒下去的！

巡：大約在什麼時候！

便甲：半點鐘以前！

巡：那麼也是時候了。

便甲：嗯！

巡：聽說一二八的時候，十九路軍也沾過他們的光的，可見大家齊心，集中全力，人力也可以戰勝機械的！

便甲：是的！

巡：今天晚上日本兵一定會上岸的，大家都不准輕舉妄動，大家都不准多發一槍一彈，要安心的埋伏着，等到信號一響，不准一個後退，大家要一鼓作氣，把他們消滅！

便甲：是！

巡：信號你們已經曉得了吧！

便甲：曉得了。

巡：就是三聲重砲，只要聽見自己陣地裏三聲砲響，接着一聲衝鋒號，大家就要立刻把敵人包圍。

便甲：實際上，他們已經在我們的包圍中了。

巡：可是他們自己還以爲很聰明呢！你看他們的船上，一點燈火也沒有，好像很機密的樣子！

便甲：你看，鬼子的船又動了。（望）

巡：他們也該動了。

便甲：彷彿船身搖擺。

巡：（緊急地）大概是我們的水鬼得手了吧！

便甲：一定是，一定是船上鬧起來了！

（船上一陣鼓噪聲）

（稍停即寂）

便甲：怎麼？

巡：（始終在用望遠鏡瞭望）不，他們在忙着搬運東西，船身漸漸下沉了，……啊……那是什麼？

便甲：什麼？

巡：有一個人被捉了！

便甲：我看！

巡：（把望遠鏡給他）

便甲：這是那個担心媳婦的人。

巡：怎麼！

便甲：他沒有決心！

巡：你的意思是，是他會不忠實他的職務，把他的見聞出賣嗎？

便甲：說不定。

巡：（無語，台上沉靜）

（這時江中突有一重砲轟聲）

便甲：他們開砲了。

巡：啊！他很堅決，不愧一個中國人！

便甲：怎麼？

巡：你看，他們不是用重砲作掩護預備登陸了嗎？可見他什麼話也沒有說！

（又一砲，以後陸續不斷。）

巡：散開，記住，等信號。

（巡等迅速跑下）

（又一聲砲聲）

（船上鼓噪聲）

（許多日兵持槍衝過）

（中隊長和日兵甲乙丙丁捲阿七上阿七已經遍體鱗傷）

隊長：前面有沒有中國兵？

阿七：…………

隊長：把他綁在這裡路燈上！

（日兵把阿七綁上）

隊長：給我狠狠地打！

（日兵甲，以鞭抽阿七，阿七痛喊，至十數下的時候，隊長把阿七止住）

隊長：你難道不想嗎？

阿七：（閉目不語）

隊長：你難道，不想你的老婆嗎？

阿七：（突然睜開眼睛，掙扎）

隊長：（有意的）老婆僱不管！

阿七：（悽痛的）啊！阿桂！阿桂！

隊長：你說呀說呀！

阿七：…………

隊長：（大怒）打死他！

（日兵甲舉鞭抽了兩下）

（許多日兵衝過）

隊長：你看，我們帝國軍人的威風！說上岸，一點阻礙也沒有你還不恐信？

日兵甲：打死他算了。（方舉鞭欲打）

日兵丁：隊長，你看五號船怎麼了？（五號船下沉了起來）

隊長：怎麼着火了？

日兵丙：着火了。

（船上大亂）

（火燃燒）

阿七：（含笑）嗯！也叫你們看看中國軍隊的威風！

隊長：（拔出手槍方欲擊）混蛋！

（遠處一聲砲響）

隊長：（一驚）那兒砲響？（又一聲）

日兵甲：（慌亂的）又一．

（又一聲）

日兵丁：又一下！

（衝鋒號聲起）

隊長：怎麼？糟糕，中國軍隊來了

（四面八方喊殺聲大起）

（機關槍掃射）

（日本兵狼狽退回）

日兵甲：糟糕，中計了！

（日兵哭號聲）

日兵乙：媽呀！

（日兵在搜索掃射下有死傷）

日兵：下船，下船。

（日兵搶先下船有落水者）

（隊長及日兵甲乙丙丁上）

隊長：（焦急的）船撓了！

日兵甲：媽呀！

（突然日兵大驚痴呆）

（船上燃燒甚烈）

（船上人語「船漏了，」「天呀」

「菩薩保佑呀！」

「媽呀！」

「火，？火」）

（船越沉越下）

隊長：我們怎麼辦呢？

日甲：躲開！躲開！

（又一陣機槍掃射）

日兵乙：中國兵來了！

（日兵均躲避中國軍隊上）

便甲：鬼子都死絕了嗎？

兵甲：搜搜看。

兵乙：還有三條船沒沉呢！

便乙：讓我來。（他砰的一聲，擊中船桅，太陽旗墮下）

兵甲：我們撕掉他們的太陽旗。（衆人把太陽旗撕碎）

兵乙：我們搜他們鬼子兵！

衆人：「搜，搜，搜！」

便乙：（見阿七，）喂，這不是！（呼喚）朋友，朋友！

便甲：（趕緊把他放下）喂，朋友。朋友，你真的要讓我們去給你的愛妻送信嗎？

阿七：（漸漸醒來）

便丙：怎麽樣？

阿七：（突然站起）我們勝了嗎？

便乙：日本兵已經逃跑了。

阿七：好，好！

（這時中國兵，掀隊長及日兵上，隊長等戰戰兢兢的）

（一齊跪下磕頭如搗蒜）

隊長：中國老爺饒命吧！

衆日兵：饒命吧！

阿七：哈哈哈，這就是你們帝國軍隊的威風嗎？

隊長：我們沒有威風，是你們的威風！

（衆人大笑）

兵甲：兄弟們，描準。

（衆兵一齊向日兵描準。）

（衆日兵磕頭，「饒命吧。」）

兵甲：預備

（衆兵一齊上槍）

（巡視員從人羣中躍出）

巡：弟兄們，不准放。

隊長：大老爺，饒命吧！

巡：弟兄們，把他們全帶到司令部去！

衆人：是！是，

隊長：中國老爺饒命吧！

日兵甲：我們都受了騙了。

日兵丁：我們並不要打仗。（率下）

（兩水鬼從水中出）

禿頭：諸位弟兄，鬼子的船全沉了，船上還有一船大米，大家去撈米呀！

阿七：（微昂的）撈米去呀，撈米去呀！（羣衆擁下。）

（日船桅桿上青天白日旗，漸漸飄起，羣衆歡聲揚送）



舊關之戰（獨幕兩場）

第一場

時間：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六日

地址：舊關山坂戰鬥指揮部

人物：

團長。

團附。

副官。

營長。

傳令兵。

鄉民甲、乙、丙、丁。

李連長。

護兵等。

景：爲一臨時用巨石砌成的戰鬥指揮部，一切極簡陋，僅可容身，位置在半山坂，所以景之全體爲一聳立的山脈。舞台極右部有一龐大的古松，其旋盤的樹幹恰正掩護住陡斜的戰鬥指揮部，指揮部佔舞台的大部，其左部有曲徑蜿蜒入山際，指揮部內成橢圓形，室內以碎石製成天然石桌石凳等，一角懸軍用電話機，一角懸軍用大衣等物。

開幕：

一營營長及團附等正往來於指揮部內，不勝忙亂狀。

營長：龐麻子呢？

團附：上前綫了。

營長：現在敵人距離我們只隔一個山坡了你聽他們的砲聲多近！

（砲聲猛烈的在天空振響）

團附：可不是，現在敵人正想集中火力，突破舊關的防綫這樣一來他就可以截斷娘子關的後路，娘子關的天險，就不足憑恃了！

營長：這怎麼辦？弟兄們從岳家莊開上來增援，已經行了一天兩夜的軍顆米點水都沒有沾唇了，這怎麼辦？

團附：你感覺着餓嗎？

營長：不，一點也不覺得！

團附：你感到疲乏嗎？

營長：也不，我的心並不在這上頭。

團附：這不是嗎？我相信我們三千多弟兄，人人都跟你一樣的，在這樣危急的時候誰還會想

到肚子餓呢！

營長：可是附近的山頭已經被敵人佔領了，我們這增援部隊已經是無險可守了！

團附：我們不怕的，現在團長正跟司令長官在山坡上商議作戰計劃，我們這一次一定拚他一下，我是準備犧牲的，你怎麼樣？

營長：跟你一樣！

團附：好！

（兩人注視握手）

（負傷的團長與教官衛兵等上）

營長團附同時的：團長！

團長：第一營已經開入山溝了嗎？

營長：已經開入了！

團長：（坐在石凳上，掏出地圖來）好的！你們看！

（遠處有隱約的槍砲聲）

團長（指地圖）這兒是舊關，我們的陣地，距離娘子關只十九里，現在附近的山頭已經被敵人佔領了八個，我們必需搶下這些山頭，只有這樣，娘子關的陣地，才可以鞏固，不然的話…………

教：團長的意思是說……

團：（有深意的）是的，敵人假使衝過了舊關就立刻會迂迴到娘子關的後方去你想娘子關的陣地還能守嗎？況且，最要緊的是——！

教：怎麼！

團：我們的司令部就在這個山坡下只有六里地敵人一衝過來那前途眞是不堪設想了！

教：那不是很危急嗎？

團：是很危急了！

教：眞要命！我們才開到這地方就接防這樣危險的防地，士兵連休息的機會都沒有，他們

已經一天多沒吃飯了。

團：這也未嘗不是我們報國的機會！

牧：是的，我們這次倒可以跟敵人拚一下子！

團：（堅決的）我們一定要拿下這八個山頭，我們要——殺！

（在工作着的人們都吃驚的問：「怎麼樣，團長！」）

衛：團長不要忘了你已經受了傷，請你還是坐下講話吧！

團：胡說！誰說我已經受了傷，腿上的這一點槍傷難道還算是傷嗎？拿我的腿和整個山西的國土比較起來，誰重要呢？

衛：可是，團長！

團：（暴燥的）不准你講話！（稍停）（又鎮靜的）我們中華民國的國土才算是真的受了傷了，我們中華民國的人民才算是真的受了傷了，不把日本鬼子趕出中國去，這塊傷是不會好的！

（槍砲聲漸猛烈，傳令兵上）

兵：報告團長！

團：可以！

兵：據哨兵的報告，山頭上的敵人已經準備向我們的陣地進犯了！

團：好吧，讓他們來吧！趕快寫命令，一營，三營，機槍步砲兩連，都趕快開入第一線，三營擔任右翼，一營擔任中鋒，向敵人取包圍式，在黎明前要把敵人消滅，佔領附近的山頭！

長：是！

（副官寫命令，交傳令兵發送）

（槍砲聲漸厲）

團：（向營長）你趕緊到第一線吧，記住，營盤就是我們的墳墓，我們要跟營盤共存亡，前進則生，後退必死！

營：是！（下）

團：（電話搖動）

喂，是的。我就是……怎麼了……好的……好的……敵人已經開始攻擊了……我已經佈置好了！……好吧！好吧！

附：是指揮部的電話嗎？

團：是的！上面有命令，我們要搶下一個山頭，就賞五千塊錢！

衛：可是團長要搶下八個呢？

團：調兩連人到後方去造飯！

附：是！弟兄們也眞該飽飽肚子了！

衛：一個山頭五千，八個山頭，五八是四萬，搶下八個山頭，就是四萬塊呢？

團：別講話，難道是爲了錢我們才搶這八個山頭嗎？

衛：錢跟山頭，我們全要，是不是，團長！

團：不，沒有錢我們也一樣要幹的，保衛國土是我們軍人的天職，這八個山頭關係着關的

存亡，這是我們的責任，（取電話機）喂，怎麼樣？已經接觸了……很好，……是的……應該勇敢分一部份兵力往右前方突擊，……好的……告訴大家，我們寧肯死光，也要把附近的山頭佔領！……我就來！

附：怎麼，團長你要到陣地去嗎？

團：是的，我要去！

衛：團長已經受了傷，況且又兩天沒吃飯了！

團：難道弟兄們不是和我一樣的沒吃飯嗎？

衛：可是他們沒受傷啊！

團：你們是怕扶我走路是不是，你是怕死是不是，不要緊！我自己會走！（說着，他站起來便往門外走！）

衛：團……（急忙去扶他）

團：滾開！

衛：團長！我不是這意思，我實在是……

團：混蛋！

衛：不，不，我是……

附：他實在是因爲團長已經受了傷，行動不方便，怕再被敵人的砲火傷着，況且指揮戰鬥用電話也可以的！

衛：是的，團長你看……這就是我的意思。

團：這怎麼可以耳朵聽的，總不如眼見的眞！我要去，要死我就和弟兄們死在一道（仍掙扎着向室外走）

（一個砲彈落在附近爆炸聲）

附：團長！

團：哼！哼！他們用砲彈來向我示威！好吧！我要去給他們個教訓，我要去告訴他們，中國軍人沒有一個是怕砲彈的！

長：團長！三營的電話來了！

團：（急取機）喂，喂喂喂，喂……哦……要死守陣地，就是剩下最後一個人，也不准退下來，我馬上替你們補充……

教：怎麼樣？

團：三營陣地薄弱要馬上補充上去！

教：那裏還有人呢？

團：趕快調造飯的二連人上去！

衛：他們飯現在恐怕還沒有做好呢！

團：難道現在是吃飯的時候嗎？

衛：是！

團：（向附）你趕緊調造飯的二連人上去，我就來，二連人開上去的時候，叫連長到指揮部來！

附：是！（下）

（門外有鼓樂聲）

團：我辛辛苦苦的練了這四五年兵！現在到底到了報效國家的時候了，敵人在戰略上，一定要取晉陽，這在他們已經成了慣技。他們現在共有兩聯隊人，在他們的國內常備軍的編制上，可以說全是精華，能够和他們對壘，假使又能够保障了晉陽的完全，在我們可以說是光榮的！

牧：弟兄們也全抱了這個意思，他們雖然行了兩天兩夜的軍，連一點休息的時間都沒有，連一點水也都沒有喝，可是一叫到前綫去打鬼子，便連什麼都忘掉了，彷彿兩天兩夜的疲乏和飢餓，倒不算一回事似的！

團：所以我一定要到前綫去看看他們，回想我在練兵的時候，眞是一年如一日，我們一團人，就像一家人似的，雖到深夜我一定要偷偷的走過了營房，看看他們是不是全睡覺了，現在在敵人這樣猛烈的砲火底下肉搏，我難道還忍心離開他們嗎？我們也許會犧

牲的，也許到了明天，我們彼此見了面可是都不會講話了，要死我和他們死在一道，有我在他們身邊，他們和我倒都會感到一點安慰，因爲大家的血倒底流在一道了！

敎：團長爲什麼講這樣不吉利的話！

團：有什麼吉利不吉利，在這種民族戰爭裏，我們難道還有什麼顧忌嗎？這座祖國的山坡，就是敵人和我們的生死場，不流盡了我們的血，對敵人侵略我們是不會停止戰鬥的！

敎：但願我國所有的軍人和老百姓，都有團長這種堅決的意志！

團：是的，他們都有的，是中國人就有的！你沒看見我們沿路碰到的那些老百姓嗎？他們那千百萬的後死者，就都是我們的後繼人。現在全中國人的眼睛都望着我們，望着我們保障我國的抗戰勝利，望着我們保障祖國的天險……什麼人在門外爭吵！

（門外吵聲愈鬧）

（衛兵急退出）

（衛兵上）

衛：報告團長！

團：什麼事？

衛：外邊有幾個老百姓一定要見你！

團：胡說，這地方有什麼老百姓！

敎：怕是漢奸吧！

衛：門口的守衛不叫他們進來，他們就在門外吵起來了！

團：不管是老百姓還是漢奸叫他們趕快給我滾蛋！

衛：是：（下）

敎：讓我去看看！要是漢奸就把他們都抓起來！

團：不必！他們也許眞是熱心的老百姓，可是太不知道厲害了，在這種戰場上，要被敵人的砲火傷着怎麼辦？我們還沒有死光難道就要輪着他們嗎？

（門外又起爭吵聲）

團：怎麼回事（激忿的）

（衛兵衝上）

衛：他們不敢，非見不可！

敵：這一定是漢奸想乘機傷害我們的指揮官的！

團：好吧！就帶他們進來見我！

敵：（焦急地）團長！

團：不要害怕，漢奸能有多大的胆子，你把那些利欲薰心的傢伙看得太重了！

敵：（爭執的）可是團長……

團：不要講話，我雖說是受了傷，可是我還知道怎麼對付那些壞蛋的！

敵：（對衛兵）要仔細的把他們檢查一下，再放進來！

衛：是！

團：也不必了就叫他們進來吧

衛：是（下）

歎：我們在易縣行軍的時候，隨時都會碰到漢奸，我們還以為是易縣的特殊情形，誰想到——

團：你難道以為這幾個老百姓真是漢奸嗎？

歎：我祇這樣想，你想在這種地方，這個時候。

團：我說不是，我可以和你打賭！

歎：我也不一定說是——

團：你說是時，我們賭一下看！

歎：團長！

團：賭什麼呢？讓我想想……

歎：在這種緊急的時候，團長還——

團：這樣吧！要是誰輸了，誰就被打五下手心！

敎：什麼？

團：要是我輸了，你就打我五下手心不用客氣，要是你輸了，我就打你五下手心，也決不留情面。我小時候，和人家打賭，也常玩這個的！

敎：團長別開玩笑！

團：誰開玩笑，算數不算數？

敎：（感動而親蜜的，）好！算數！

團：那麼，一定！喚他們怎麼不進來？

×××

「衛兵外邊有！」

團：怎麼這樣慢？

「外邊在檢査！」

團：（暴躁的）不准檢査，帶進來！

「外應:是!」

(衛兵帶鄉農甲乙丙丁上,鄉農均鼓棱老實,忸怩不前。)

衛: 這是我們團長!

鄉農等: (彷彿害羞似的吞吐的說)團長!

團: (以目視鄉農等,鄉農不語)爲什麽不說話,叫你們散開不散開!

鄉農: ……

團: 你們以爲戰地上是好開玩笑的嗎?日本鬼子的砲彈是不生眼睛的,萬一把你們打死,那時我良心上怎麽過得去?

鄉農: (嚅囁的)哦……哦……

團: 士兵們爲了奪這個山頭,爲了給我們的老百姓吐口氣,都在前線拚命哩!要玩也不是這個時候,等到我們把敵人完全消滅,我再陪你們大家玩個痛快!

鄉農甲: (吞吐的)我們也是……我是……

團：你有什麼話講？

鄉甲：（立正）報告團長！我……我……

團：（較和悅的）有什麼話，說吧！

鄉甲：（在身上掏了半天）哦……饅頭，饅頭，（他果然在身上掏出三個饅頭）

教：饅頭！

衛：（嚥了口唾沫）饅頭！

團：（也不禁詫訝的）這幹什麼？

鄉甲：送給團長……，不，送給當兵的，哎！送給弟兄們吃！

團：（感動的）你是來慰勞我們的嗎？

鄉甲：家裏實在沒有別的東西，牛也被日本鬼子牽走了，雞也被王八旦給宰着吃了，就剩下了點麵，剩了點麵，團長，我的兒子一個也沒吃，他吵着要吃，被我一個把穿打了個跟斗，我就說：小雜種，當兵的還等着這個吃呢！你又沒力氣去打日本，吃什麼屌！

團：（接着假頭）你眞是叫我們當兵的慚愧，我們一定要給你的牛你的雞報仇，你呢？

鄉乙：我，……我……（在菜籃子裏翻了半天）就這幾個蘿蔔吧！

衛：蘿蔔？

鄉乙：蘿蔔！團長！這蘿蔔不是我偷的，是我自己田裏長的。

團：是的，是我們自己的田地，可是現在這些田地已被日本人霸佔去了！

鄉乙：現在他們已經霸佔了，團長！我自己的地，我去照顧照顧都不行，我才走到地邊上，他們就用刺刀扎我，用手槍打我……

團：哦！你怎麼逃出來的！

鄉乙：刺刀就扎在這兒，團長你看我流血呢，我倒在地下疼暈過去了，他們以爲我死了，還用脚踢了我兩脚！我不敢動，可是我并沒有死，我還活着，我要活，活着和日本鬼子拚命！

團：那麼，這幾個蘿蔔呢？

鄉乙：到半夜裏他們都走光了我才敢動我又偷着爬到我自己的田裏去那是我祖宗留給

我的田田裏是我自已種的蘿蔔，我一天天的看着他們長大了，我還要去看看他們，我還要去換換他們，可是，他們沒有了，都沒日本鬼子拔光了，我的田地被他們稽搖的不像樣子了，他們爲什麽要霸佔我的田呢？那是我的呀！我的祖宗辛辛苦苦地耕耘過的呀！

團：（激昂的）所以我們要打倒他們，把他們趕出中國去這些萬惡的强盜

鄉乙：團長，你看，就剩下這幾頭了，這是我偷着拔回來的，我田裏出的蘿蔔，在這一帶是有名的，水又多又甜，不辣，想來前綫上水是不方便的，這可以當水喝，團長你嘗嘗看！

團：（接過蘿蔔）謝謝你，我不必嘗，還是留給在前綫的弟兄們吧！他们一定乾渴哩！

鄉丙：（只就想插話，可是沒有機會，這時便突的插進來。）還有我，團長，我有雞蛋，這兒你看，你看！

團：很好！

鄉丙：團長，這雞蛋是頂大的，我的雞就會下大蛋！我有二十幾隻雞哩！

衛：雞呢？

擒丙：雞，你還問雞，雞都被鬼子捉去了，都嚙在狗肚裏去了！他們炸光了我們的屋子，捉去了我的雞，就是找不到我的雞蛋！這蛋是昨天下的，他們下蛋本來在雞窩裏，新近才改了地方，就我一個人知道那地方，連我的老婆都不知道！

團：你的老婆呢？

擒丙：（神經錯亂的）老婆，我的老婆，我的老婆呢？……她死了，死了完了，被鬼子砍死了，我再也見不到她了，老爺，我要去找她，我就去找，她也許在找我了！你們聽，這不是她在喊我？我媽喊我去吃晚飯了！狗子告訴你媽，我把這一塊田耕耘完就去吃，吃什麼呢？我要……我要……

團：（吩咐衛兵）扶他，瘋了，讓他坐下。

（衛兵扶丙坐下）

團：（吩咐）你看，這就是我們的老百姓，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下的老百姓！

敬：是

狗丁：團長，還有我，這兒七毛錢，（他在把紙包裹的七毛錢取出的時候）（連長上）

連：報告團長，造飯的隊伍已經開上去了！

團：很好，你來的很好，去給我找個板子來！

連：什麼？

團：就是打人用的板子，我要打人了！

敬：啊！

狗丁：（驚恐的）怎麼？團長怎麼

團：不干你的事，你別怕，這是我的事！

連：（把木板交給團長）

團：怎麼樣？五下手心，伸出手來吧！你輸了！

敬：這……

團：怎麼，你難道不認賬嗎？

教：認賬！（把手伸出）

團：（舉板作欲打式，又突然停止。）我這是給你一個教訓，我們一定要相信老百姓，我們自己的弟兄，我們自己的同胞！除了漢奸，眞正的中國老百姓沒有一個不想幫我們的忙，沒一個不在希望我們把鬼子趕跑的！我們要相信他們，接受他們的好意，把他們當自己人待，因為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就是為了保障我們全國人民的和平和自由，明白了嗎？

教：是！

團：那麼，這五下手心我給你記在賬上吧！

連：（莫明其妙的）團長，怎麼回事！

團：就是，你們看，這就是我們的老百姓，他們沒有家了，家被日本鬼子炸光了，沒有田了，田被日本鬼子積極霸佔了，沒有牛了，牛被日本鬼子牽走了，沒有雞了，雞被日本鬼子宰

害吃了，沒有老婆了，老婆被日本鬼砍死了，弟兄們，爲什麼我們要被日本鬼子欺侮到這步田地，我們要怎麼樣？

連：把日本鬼子趕出中國去！

團：是的，我們要把他們趕出去，就是要把舊山頭奪回來，奪不回這幾個山頭，山西的老百姓，就全要淪落在鬼子的手裏了！現在，我們就到前綫去！

連：是！

團：這兒，這是他們送給我們的東西，東西雖少，可是比金子還寶貴，把他帶到前綫去分給大家吃！告訴大家，這是那些被難的老百姓用血淚換來給我們的，我們要給他們報仇！

連：走，報仇去！

丙：（漸清醒）團長，我也去！

團：怎麼？

鄉甲：我們都去！

團：不，你們還是留在後方吧！

鄉丙：不能，團長，我反正也沒有家了，我反正是死路一條了，我還怕什麼？我要跟鬼子們去拚命！

團長：可是……

鄉丙：我可以替弟兄們扛麻袋！

鄉甲：我可以挖戰壕！

鄉乙：我可以替弟兄們燒水煮飯，搬運東西！

鄉丁：我會放槍！

團：好吧！我們大家一齊去，只要萬衆一心，敵人是不難消滅的！

（團長走，衛兵攙扶着，出了指揮部，大家跟着他們拐過小路，曲折而上，漸隱約）

（砲火正厲）

——幕下——

第二場

人物：

團長

團附B

教官

連長

難民甲、乙、丙、丁

兵士甲、乙、丙、丁

衛兵等

時間：

當夜黎明時

地點：　晉閻前綫陣地

景：　前綫上的一個山口，敵人集中火力猛攻的地方，舞台右側爲被砲火摧毀的陣地，左右爲叢生的矮樹叢。

開幕：　一夜的戰鬥，已經給予敵人一個嚴重的打擊，開幕的時候，晉閻附近的山頭，已被我軍奪了六個，戰爭已近尾聲，但殘敵卻正圖作最後的掙扎，所以砲火反較前更爲猛烈。我軍陣地，在殘敵猛烈的砲火下已被摧毀，團長正指揮士兵和鄉農等構築防禦工事，鄉農丙迅速的背着麻袋很快傳遞，舞台上顯得非常緊張。

鄉農丙：　接着來！（扔過一個麻袋去）

鄉農丁：　（迅速的接過來）好，（立刻把他安插在一個適當的地位）

（一個砲彈恰巧落在左近炸裂）

（衆均下）

（有頃）

團長：（大呼）這兒來揹麻袋來

（兵甲乙急揹麻袋上），

團長：給我！（團長亦飛步搶一麻袋上）

衛兵：團長，讓我來！

團長：躲開！（他似乎像并未受傷一樣。）

衛兵：團長，你的傷……

團長：什麼？

衛兵：你傷還沒好，讓我替你……

團長：啊！（像才發覺自己是負傷一樣，身搖搖，漸不支，欲倒。）

（衛兵急欲攙扶）

團長：（力一振）不要你扶，這算什麽？（他把藥袋安然塔放在被破壞的工事邊！）

（傳令兵上）

傳：報告團長！

團長：怎麽？

傳：右翼一營已經完成了任務把右翼的山頭拾下了！

團長：（有些興奮的，）好的！

衛兵：又拾下一個！（屈指算數）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個，六個，團長整整六個山頭，全拾下了，五六三萬，三萬塊錢是跑不了了！

團長：少胡說！雖說已經拾下了六個山頭，可是還不够的。我們的任務并沒有完我們一定要把敵人的根據地，右前方那兩個最高的山頭也拾下來，日出以前我們要把敵人完全消滅！

排兵：好傢伙，那王八……王八就是四萬了！

團長：我們的任務永也沒有完的，（稍尋思）現在敵人正盤踞着那兩個山頭，向閩溝口這一帶我們的主力攻擊，我們要——守命令，把主力三營十二連調到右翼，從右翼新佔領的山頭向敵人的背後攻擊，這閩溝口的防務只留十二連少數的兵力，假作聲勢，我要——

附B：團長這話固然不錯，但不是太冒險點了嗎？

團長：我已經決定了！

附B：我想團長還是考慮考慮！

團長：沒有什麼考慮！為了我們中華民國國土的完整，就是把我這裏多的弟兄死光，我也絲毫都不惋惜的！我要自己親上去督戰，不過這守山溝口的少數兵力……

附B：（決定的）我願意担任！

團：你曉得這是敵人砲火的目標，担任這個防務是很危險的。

附B：團長，這是什麼話？你自己受了這樣重的傷，還不顧性命的要去截擊敵人的後路，我難道……

團：你不怕嗎？

附B：中華民國的軍人是不會想到怕字的！

團：好，你不愧是我的弟兄！那麼，這一帶的防地我完全交給你了！

附B：團長放心吧！

團：再見！（欲下又止）記住，你的職務只是盡爲警務，不要跟敵人火拚。

附B：團長，我曉得了！衛兵，你來！

衛：是！

（附B把衛兵拉在一邊輕輕的說）

附B：你要注意團長已經受傷了，千萬小心，必要的時候——

衛：我會保護他，萬一敵人的槍射在他的身邊，我的身體自然會成爲他的牆壁。

附B：你能夠這樣嗎？

衛：王八旦說假話！

團：（焦躁的）怎麼這們多講不完的話，把鬼子打敗了再講不行麼？

衛：是！

（方欲扶團長下，鄉幾甲急話）

鄉甲：團長，我也要跟你去！

鄉丙：我也去！

鄉乙：我們全願意去！

團：不，弟兄們！你們還是留在這兒吧！這兒的防護是一樣的重要，你們的幫助，對我們已經是太大了！

鄉丁：我們怕……怕……

團：怕什麼？

鄉丁：怕團長再受了傷……

團：弟兄們，我們軍人的身體，是應該用槍彈來培植的，記住要是我們得了手，我就要親手把我們的團旗插在山頭上，要是——

（急與衛兵下）

（敵方的砲火更猛烈）

鄉丙：（沉寂了半天）你說團長……

附B：他不會的！

兵甲：團長如果再受了敵人一點傷，我們就要把敵人全都打死！

鄉乙：對，弟兄，你說的對！

附B：好，你們守在這兒吧！我要到那邊去看看。（下）

（激烈的槍聲）

鄉丙：（問兵乙）喂，你打死幾個鬼子？

兵乙：我呀！嘿，老鄉，你猜吧！

鄉丙：我——

兵乙：你猜不着，是不是？三個，有一個我一刺刀沒扎着，給跑了！你別小看鬼子腿短，跑的可快——他奶奶的！

鄉丙：我也要親手殺幾個鬼子，才痛快！

兵甲：別忙，總有一天會輪着你，咱們團長說的——他說——我也記不清楚，反正殺完不就是了！就這們砍一學，就殺——

（遠處喊殺聲，「殺呀！殺鬼子呀！」）

鄉丙：（激動的）殺！走，去殺！爲什麼不走？爲什麼不走？怕死嗎？給我槍，給我槍！

兵丁：安靜一點吧！老鄉！

（鄉乙把他扶臥在麻袋旁）

鄉甲：唉！眞要命！又是這一套，他這股勁可眞够瞧的，一上來就——嚇唬人嗎？簡直是——

趙丁：唉！也難怪他，像我光桿一條，現在把幾毛錢送給了當兵的，更沒牽掛了！人家一個娘們整日價陪在身邊，忽地叫日本兵給宰了，怎麼不心痛，要我也受不了，受不了！

兵甲：老趙，你幹什麼的？

趙丁：我呀！當長工，一家人早就死完了！我告訴你吧！我的東家才叫慘呢！我那個東家，——他們都知道！——

趙乙：誰不一樣，我的田，我的蘿蔔，日本鬼子也會趕時候，湊巧在蘿蔔快出土了！他就來了！——真不是人養的！

趙丁：可是我總覺得我的東家最慘：那老傢伙，做了一輩子老好人，臨死連個整屍首全沒落！聽說打仗了，他還說：「他們打他們的仗，咱們種咱們的地，誰有福做天下，咱們就做誰的人！」好，這一下鬼子可真來了，我入他祖宗，一來就把老傢伙給綁上了要錢，沒有，像他是生就的冤家，打，用刀扎，扎的老傢伙就像豬一樣的叫，鬍子全白了，你想想——

兵甲：我們團長說，——說——他說——鬼子他媽的一個也不是人，我們的老百姓都被他

們殺光了！

鄉丁：所以說嗹，這一下我可想開了，留下這條命落在鬼子手裏也沒有好，乾脆就幹他個小鬼子，

（遠處喊殺聲「殺呀！殺鬼子咧！」）

（投槍聲甚密）

兵乙：你們聽，怕是團長他們已經抄了鬼子後路了！

兵丙：是眞的嗎？

兵甲：你怎麼曉得？

兵乙：我聽聲音聽出來的。喊衝鋒的聲音有一個是團長的！

鄉甲：老鄉，別開玩笑，這怎麼能夠……

兵乙：哄你是王八旦，我們團長的聲音粗，有點兒——反正我一聽就聽得，好，四年了，天天給我們講話，我還聽不出來！

（又一陣喊殺聲）

兵乙：（沉默的聆聽）這次就沒有他的聲音！

排甲：怎麼？

兵乙：這次他大概是忘了喊了！

排甲：別是，別是——

兵丙：別胡說！

（又一陣喊殺聲）（槍聲緊密）

兵乙：（聆聽微笑）又有了，又有了！我說他怎麼會忘了！

兵甲：怎麼團長還不把國旗插在山頭上！

兵乙：又不是拉屎，這麼容易！

排丙：好，我們抄了鬼子的後路了，去殺，去，給我們的老婆報仇——

（當他衝出麻袋防線，衝上山坡的時候，恰有一個砲彈落在他的身邊。）

鄉丙：噢！（他身體搖擺摔倒山坡上）

（衆人在這時候，都被砲彈震聾了耳朶，急忙臥在麻袋後面。）

（半天）

鄉甲：瘋子那兒去了！瘋子呢？

兵甲：快，別是受傷了吧！

（兵甲乙急衝出，扶農丙入防禦內）

兵乙：老鄉，老鄉，老鄉。

鄉丙：（漸蘇醒，突然從地上躍起）殺，殺鬼。

兵丙：弟兄，你受了傷了！

鄉丙：啊！漸覺傷勢沉重，不支欲倒。（兵急忙扶住他）

兵甲：弟兄，你覺着怎麼樣！

鄉丙：（突然喊）那是誰？（指鄉丁）你，怎麼是你，你沒有死，你還活着，你怎麼來的，呀，告訴

我，你怎麼回來的，你還活着，哈，天啊，你還活着！哈！

鄉丁：（在死一樣的沉寂中莫知所指）我……我……真他媽的，我正得楞，正得楞！

兵乙：弟兄，安靜點，這兒沒有誰，你受傷了！

鄉丙：沒有誰，她那兒去了，方才不是她跟我說話嗎？（回憶）啊，她死了，她死了，被日本鬼斫死了，我再也看不見了哇！

兵甲：弟兄，別太興奮吧，你受傷了！

鄉丙：啊，受傷，我沒有傷，我……我要去殺去ㄚ！（聲音漸微）

兵甲：弟兄，你真的要跟我們死在一道嗎？弟兄，你真的要跟我們死在一道嗎？

（稍沉寂）

鄉丙：（掙扎起來）不，我還沒有殺一個鬼子，我要活着，活着跟鬼子們拚命！

兵乙：放心吧，弟兄，我們會給你報仇的！

（又沉寂）

壯丙：（又掙扎）不，我還沒有看見山頭上的國旗……我……們……的……國……旗

……—

（聲音漸微）

兵甲：（窒息的）死了！

兵乙：（呆呆地）死了！

（天色漸明）

兵丙：天亮了！、

壯丁：那是什麼！

兵甲：什麼？

壯丁：那一塊紅的，那兒，那兒，在風裏飄搖的。

兵乙：我們的國旗！

兵甲：國旗！

鄉甲：（撥弄着鄉丙的屍首大叫）團旗，團旗，團長得手了，團長得手了！

兵甲：弟兄們，我們衝上去！

兵乙：衝上去！

（衆急搖下，鄉丁不下。）

鄉丁：（呆然久立，慢慢的拾起一把鐵鍫向丙屍說）你看見吧！咱們的團旗豎在那個山頭了，鬼子的槍也不打了，咱們勝了！現在他們都衝上去了，你怎麽不晚死一會兒！（用鐵鍫鋤地）讓我來把你埋在這兒吧！這兒雖然不是你的家，可究竟是咱們自己的土，等到有一天，把鬼子都殺光，我會去找你老婆的屍首的！你放心，我一定把你們埋在一起，你放心好了！

（他正在自言自語的得意地，敎官上）

敎：你一個人自言自語的幹什麽？

鄉丁：先生你看，太可憐了，我……

敎：怎麽，死了！

鄉丁：死了，死了，我給他掘個坑，好讓他入了土也安心一點！

敎：（感慨的）我們要給所有死難的民族英雄掘個坑，把他們合葬在一起，讓他們的烈骨永埋在我們的國土下吧！只爲憑了他們的血戰，我們的國土才得以保全，我們的敵人才趕跑的！

鄉丁：先生你說什麽？你說什麽？

敎：沒有什麽！

鄉丁：是不是我們的弟兄死的很多？

敎：很多！

鄉丁：（突然的）先生，求求你！

敎：（吃驚的）什麽？

鄉丁：求你和團長說一聲，讓我也跟着他們去當兵，去打日本吧！

敎：怎麼？

鄉丁：給我一支槍，讓我也親手去殺幾個鬼子，我要給他們報仇，我也要做個民……民……

敎：民族英雄！

鄉丁：是的，是的，求你和團長講一聲！

敎：好的，團長呢？

鄉丁：團長，那兒，那兒，……你看！（指遠處山頭）

敎：（吃驚可是興奮的）團旗！

鄉丁：咳喏，是團長親手插上的！

敎：（大呼）我們的團旗插在敵人的根據地了！

（外應：我們的團旗插在敵人的根據地了！）

（衛兵等擡扶着團長上）

敎：哦，團長，我們完全勝了！

團：（痴呆的）完全勝了！

敵：在太陽沒有出來之前，我們眞的完成任務了！

團：（隨和的）完成任務了！

敵：我們總算給了敵人一個教訓，把他們完全消滅了！

團：完全消滅了！

敵：八個山頭我們都奪回來了！

團：奪回來了！

敵：團旗又飄落在昔陽的天空了！

團：天空了！

敵：團長有一封信！

團：誰的？

敵：三個團附寫給我的！

團：說什麼？

敬：請我轉告團長，要我念給團長聽嗎？

團：好吧！

敬：（讀信）「我官兵雖傷亡殆盡，刻僅留數十人，然弟等三人已對天盟誓，至死絕不後退，即有一兵一卒，亦決抵抗到底，請轉告團長，毋爲卒處爲辭……」

團：（神經錯亂的）到戰鬥指揮部去！

敬：什麼？

團：看看還有幾個人剩在那兒？

敬：（含淚的）團長。

團：看看我的弟兄，我的朋友，我的戰友，還剩下幾個人，還留下幾條性命。

敬：團長，你的意思是——

團：（對衛兵）李連長抬下去了嗎？

衛：抬下去了！

團：弟兄們的屍首都抬下去了嗎？

衛：都抬下去了！

敎：團長不要難過……

團：（注視着敎官半天，突然放聲大哭）

衛：團長！團長！

團：（哭聲）他們都離開我了，叫我怎麼辦，叫我怎麼辦啊！

敎：團長不要太悲傷了，我們這次的戰役，是光榮的，他們雖說死了，但是死的有價值，死的光榮，死的……

團：他們果然在這一戰役完畢了他們的責任，光榮的保障了舊關，可是我呢？把我一個人留下幹什麼？叫我怎麼對他們的父母妻子啊！

敎：…………

團：這三千多學生，這幾年來，沒有一天不在我的身邊，沒有一天不跟我生活在一塊，他們對我，眞是太熟習了，有時候不管他們那一個從我的窗下經過，我從他們的脚步聲裏，從他們走路的輕重快慢裏，我就可以分辨出那是誰，我就可以叫出他的名字，我只要一叫，他立刻便立在我的身邊，但是現在叫我去叫誰呢？去叫誰呢？

教：但是，團長，昔日却堅實的踏在我們的脚下了！中華民國的歷史上，是不會遺漏下他們的名字的。

團：是的，他們的志願是達到了，我辛辛苦苦造就的學生們都盡了他們的職責了全中國的老百姓都會感謝他們的，全世界的人都會欽佩他們的，哈哈！（發聲狂笑）

教：衛：團長！

團：他們死的好，死的好，日本鬼子嘗到教訓了！

教：他們死的人比我們加多三倍呢！

團：可是可是——去照呼照呼我那些戰友的屍體！

敎：是（下）

團：你也去吧！

衛：怎麼？

團：到第一線去告訴團附，說他們的信我已經看過了！

衛：（遲疑的）……

團：怎麼，你難道不去嗎？

衛：我去，我去！（遲疑的下）

（團長徘徊彳亍悲不自勝）

團：（從腰際摸出手槍，一面自言自語）親愛的各官長士兵們：我們數年相處，艱苦同嘗，此次參加神聖的抗日戰爭，你們英勇的作了壯烈的搏鬥，雖然死的死了，傷的傷了，但是爲了民族解放與自由，我想你們一定也是生者安心，死者瞑目了。我此時雖然感覺

到此次犧牲的光榮，但回想你們與我相處數年，又實難抑制悲傷的情緒，我覺得惟有死方可痛快，所以我決定了我的一切。……（他舉槍作勢）

搭丁：（急衝出）團長！

團：誰？

搭丁：我，是我！

團：你呀！

搭丁：團長幹什麼？

團：沒有什麼，我方才的話你聽到了嗎？

搭丁：團長，你要記着給我們報仇啊！

團：（不語）

（敎官上）

敎：團長，總指揮的信。

團：（急接過看畢）

致：說什麼？

團：無非是鼓勵我再接再厲的信！

致：怎麼，難道團長竟準備不再……

團：…………

致：團長，正因爲這次光榮的抗戰你要更加對自己保重，我們不把日本鬼子趕出中國去，我們的責任是不能完的！

團：瞎！你怎麼知道——

（外面人鼓噪）

致：誰來了！

鄉丁：有很多東西，你們看！

（兵甲、乙、丙、丁及鄉甲、乙，推了很多戰利品上）

兵甲：團長，你看，這些鬼子的東西都給我們奪過來了！

鄉甲：（舉鋼盔）這是鬼子戴的鋼盔！

鄉乙：（舉子彈）這是鬼子用的子彈！

兵甲：還有機關槍！

兵乙：還有毆水瓶！

兵丙：還有匣子砲！

兵丁：還有鬼子的旗呢！

鄉甲：團長，這兒有一件鬼子的大衣你來穿上吧！

鄉丁：團長，我們什麼時候再去奪鬼子的東西啊！

團：（逐漸興奮起來——大聲急呼）我們就要去奪的，我們偉大的民族革命戰爭，就像修橋一樣，烈士的忠骸越多，我們的橋樑越堅固，我們的幸福和自由才越有保障呢！弟兄們，我們幹吧！

（衛上）

衛：團長，我已經見過團附了，這兒有一把鬼子的指揮刀，團附叫我獻給團長！（獻刀）

團：（接刀，越興奮）好，日本強盜的末日到了，他們的指揮刀也不靈了，弟兄們，我們準備幹吧！

衆人：幹呀！幹呀！幹呀！

……幕落……

